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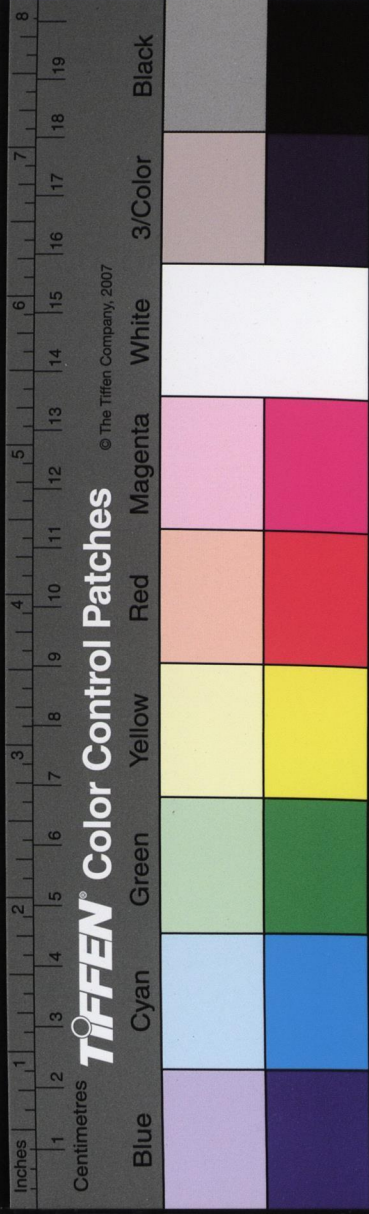
涉旬日賀叛真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惠與敏中同年主  
闈者告以方候朝官繆以他適對惠駐車留書叙霸遊之困敏中  
得書嘆曰士窮遘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  
饌上邀當路豪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惠先宴既而朝客來聞  
與惠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惠負於  
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為惠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中  
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未逾三年為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  
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  
宣宗舅鄭僭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  
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鳥合之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

作此好事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記尤能便  
好與翰林一官論者以為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望謁鄭太師從謹闈者呈刺裴侍郎瓚後  
至先入後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隅拜於  
副堦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言瓚曰大好  
及第舉人贊唯唯明年為門生

令狐滈第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為丞  
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偶廣文生吳畦  
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于鄭公遂先滈一  
年及第復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麇屢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為庫侍臣對曰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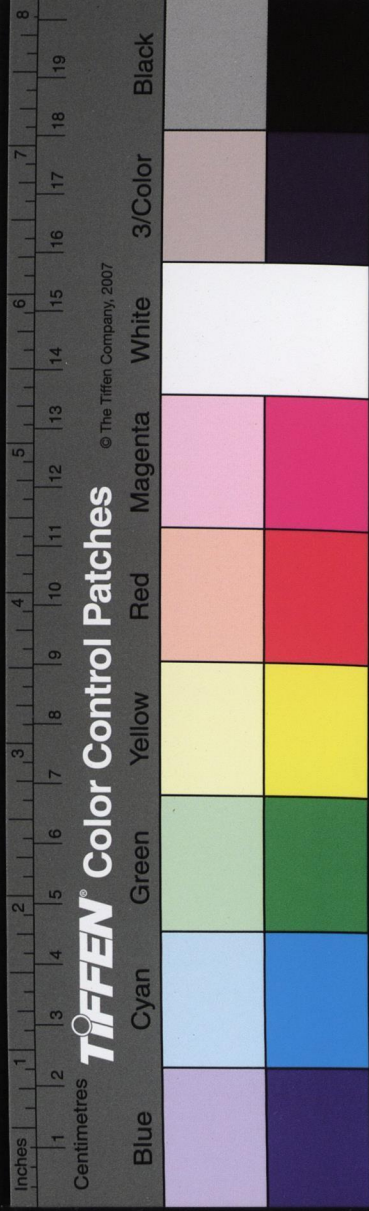
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廷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謹由是劉鄴進表雪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為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湏入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為其所制故允章以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中蘊中錯也願其往之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即孔紆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遭罹者奈何復聽諛言乎於是皆許之仁表後為華州趙隲幕嘗飲酒隲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齏

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鄂渚尚書解取錄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有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為客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



不能言者及薨 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  
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 朝廷始  
重之

相國劉公贍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禮因題  
商驛側泉石司徒竒之勉以修進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  
鮮薦擢進士第麻臺省贍孤貧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  
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  
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竒之憐其貧囊厚有濟卹  
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閑廢能為此致宰相邇後  
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  
筵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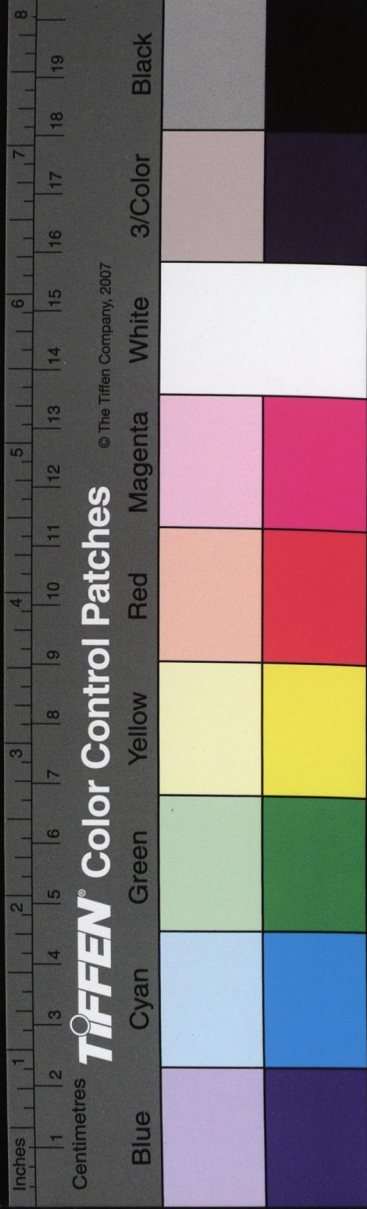
路即伴宰相比部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

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王屋廡一上人細治之

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楊歷清顯聲稱坦然而性  
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玄鎮荆南鄭除廣南節經過魏公常  
禮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他日於客次換麻衣先  
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  
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其軍儀庭叅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  
道備見之矣其敬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  
猪蓋柱征南吐蛇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垂帷而觀之李端中宴  
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辭愁衆舞如絕或謂風構



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  
賜銅山許鑄錢暖出名馬金帛為贈是席端為首送王相鎮幽朔  
韓翃為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為首

獨狐郁權相子婿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 憲宗歎曰我女婿不如  
憲與孔戣為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并其類十數條  
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  
有異政南中士人死於流竄者子女悉為嫁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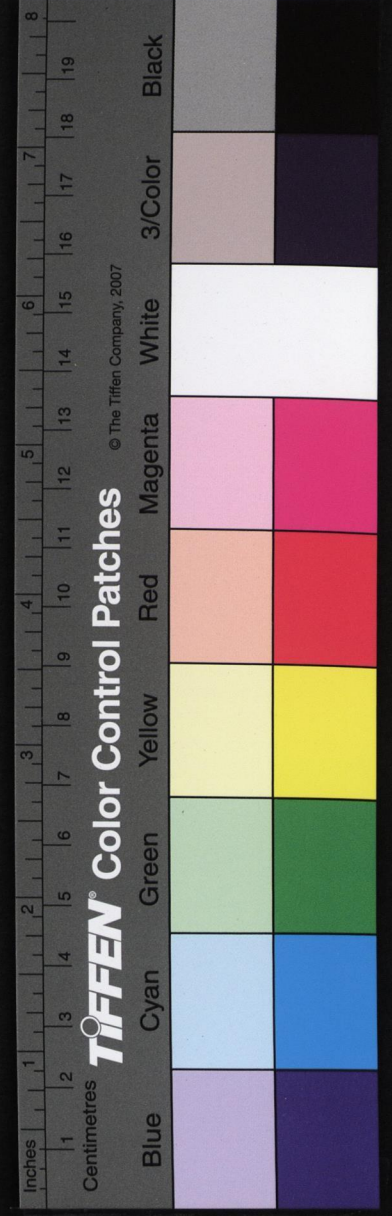
呂元膺為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鏢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  
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  
乃歸明日擢為重職

品藻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通至房館新除丞相 玄宗於馬上看除  
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  
言上色少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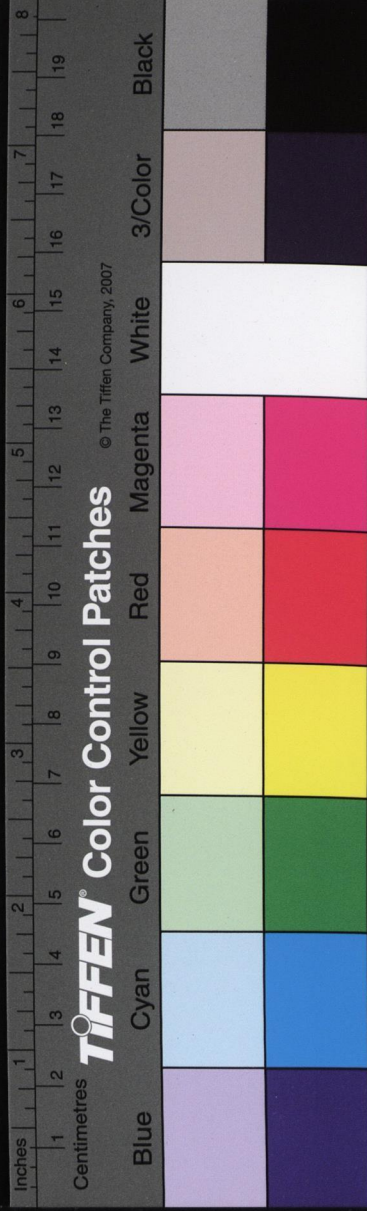
玄宗西幸嘗壽壽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鮮  
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俦上曰但  
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  
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啓也上愀然不樂

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獸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此花始  
栽植於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  
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  
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暎睨胡



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海棠不敢開唯有數苞紅  
幙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  
祐榜舟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噫各希首薦焉中舍  
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闕鼠穴較勝負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  
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疑為先祐其次耳張祐詩有地勢連  
尊岳河流側壤闕多士以陳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  
有前名矣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  
云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為佳也祐觀獵四句及宮  
詞白公張三作獵詩以定王右丞多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  
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  
歸細柳營回看鴈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祐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

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鬪身控角弓萬人  
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四對何足奇乎  
然徐生云古今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疑賦曰譙周空  
裏定蔣夏於丘度馬守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薦豈惟偏  
黨乎張祐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王三投佇良工之必監  
且洪鍾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紉繩復可定分祐遂行歌而邁疑亦  
鼓柁而歸二生終身偃仰不隨御賦者乎先是李補闡林宗杜殿  
中收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唯清苦者見嗤因茲  
有恨也白為河南尹李為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  
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為聶嘯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稱減白  
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獬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



張生為詩之交酷愛祐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倫懷不平之色為詩二首 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昇平裝相兄弟二人俱有盛名世謂休不如傳傳不如休休好釋事善隸書所在寺額多書之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為優劣穆氏兄弟四人替賞質員時謂替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味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言最為允酒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曰柳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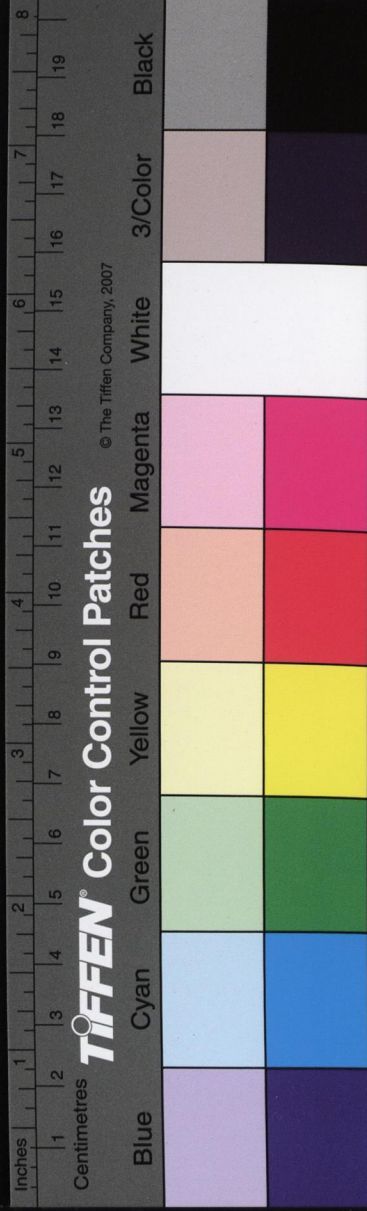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為淮勅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第三人

規箴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為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城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至元和中堂宇虛構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

宗雖英睿初即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諫疏以章疏之故夢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士二日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章大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慕容韋緩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笑談詼諧亦有為也頃又令女妓為佾舞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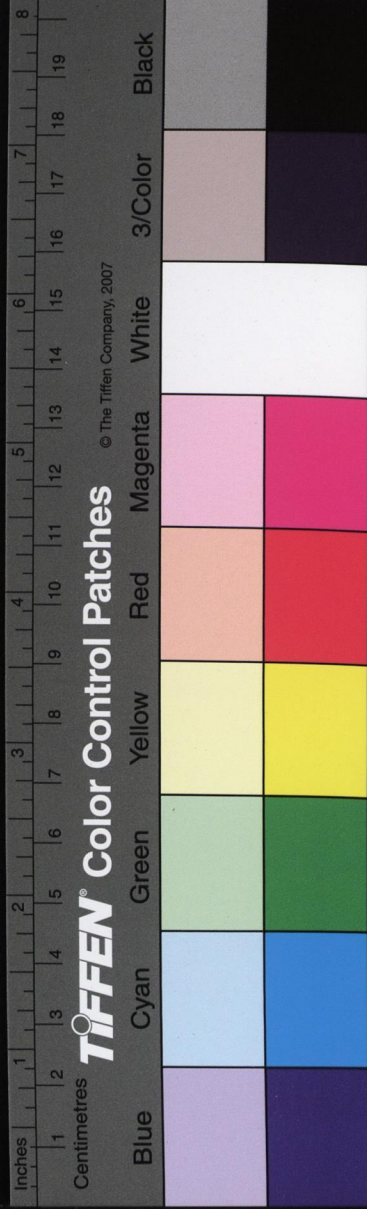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異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也口中啞如應曰是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此甌相名也汝庸知其誰即射中賜若卮酒 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卮酒是琳愿皆有宰相望上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

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頰常處頰于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于客次頰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瓌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頰詠之曰兔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 玄宗平內難旦夕制誥絡繹無非頰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去弊革訛六七十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入河湟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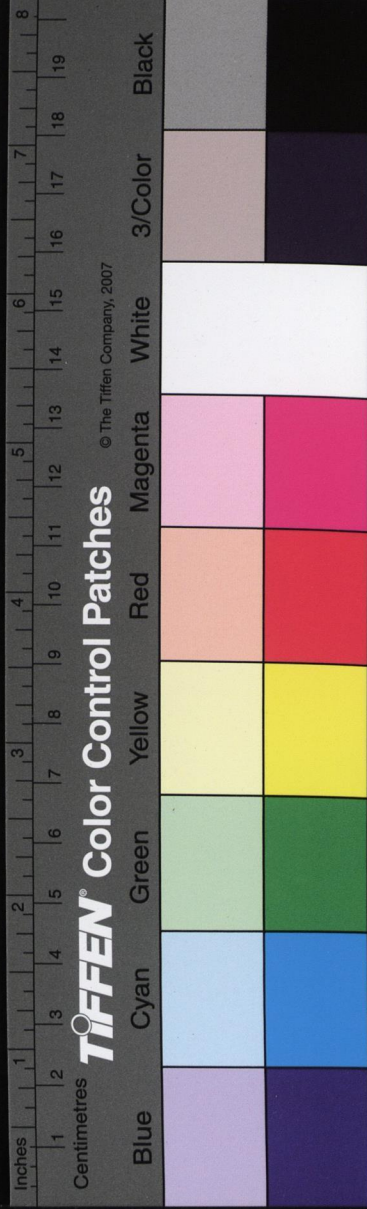
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竒瑞豐委重譯廢止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搗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竒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於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為畫眉總髮宮人投花擲菓者甚多拜為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尋聲對曰他字悉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楮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竒者以藝于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

幼竒曰此吾之詩也幼竒大驚徐曰相戲耳此君所念詩也因為幼竒更念他新著文章皆一遍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勅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為記讀七遍起曰此誦已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即日聞奏引對賜綵衣一副兼資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待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官為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





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底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  
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  
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常丞  
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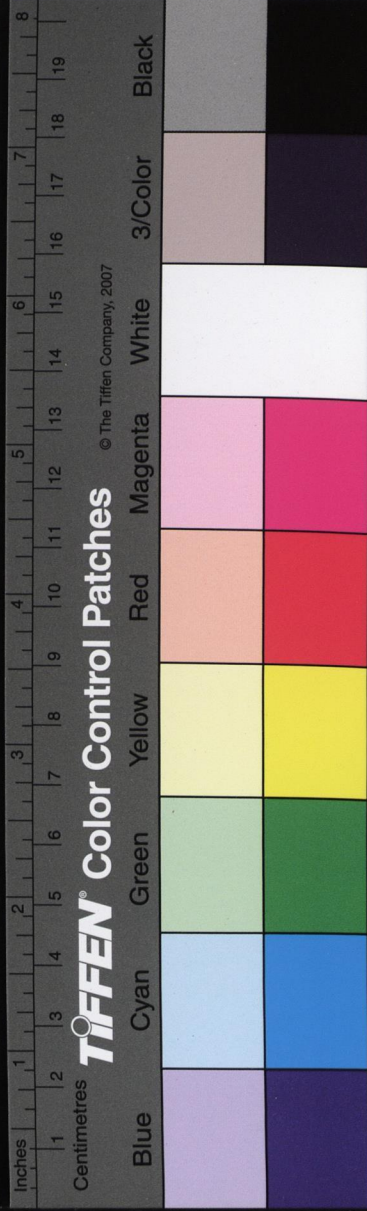
韋臯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  
人潛窺得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 憲宗賞坐於前堂臯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  
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惠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  
以責之惠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厠後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輩一見輒記其  
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今措某事無一差誤者宮官宮

婢以為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初守杭州  
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卒凡幾  
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以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於胸每人閱過  
自此一閱至三考未嘗悞喚一人者

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於湖沂列舟舸結綵為亭檻東  
西袤高數丈其夕北風飄泊南岸消官至湖上大將懼乏事消問  
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  
棹而引之條忽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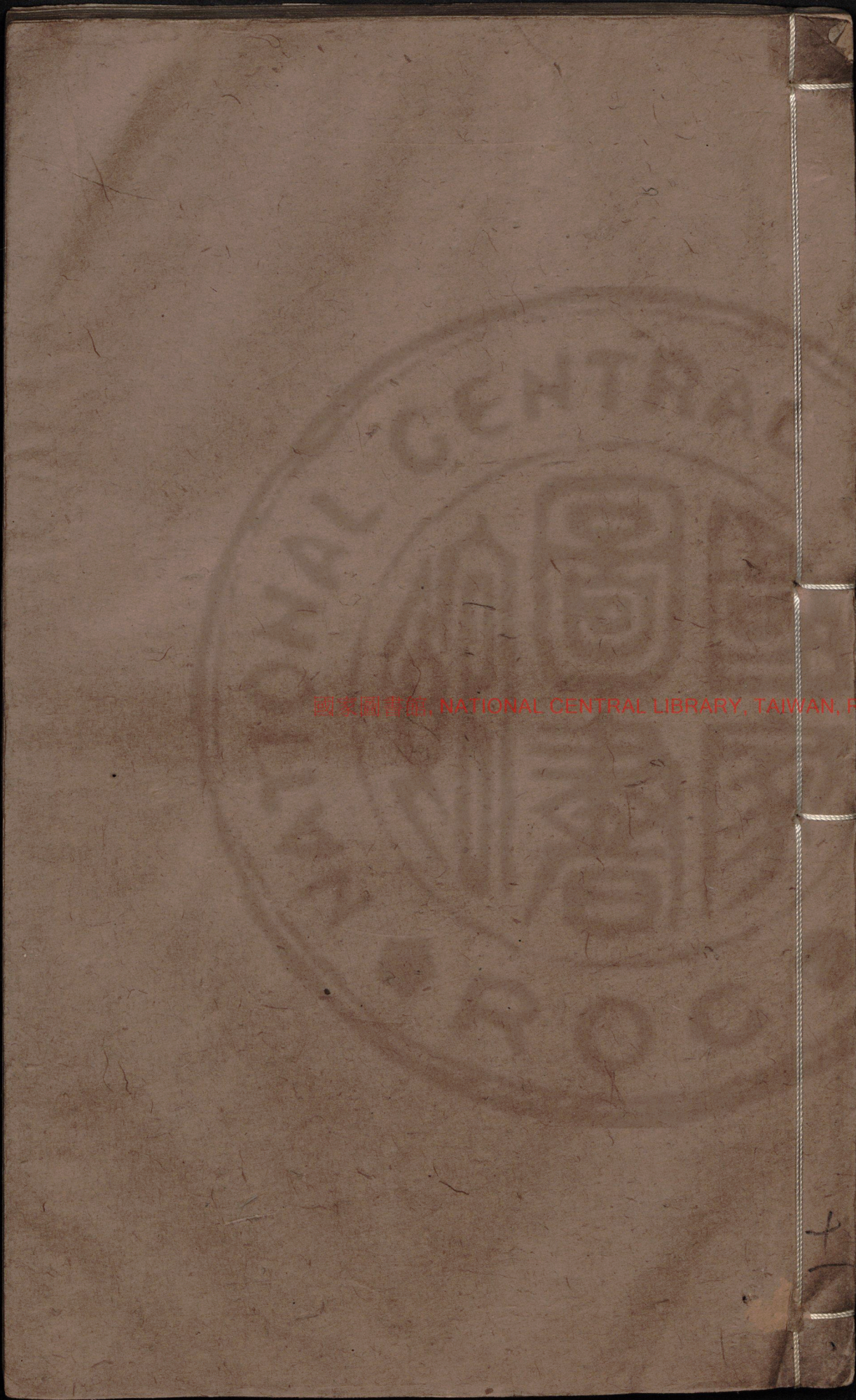
湖守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袖歸曰禁  
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  
妓作酒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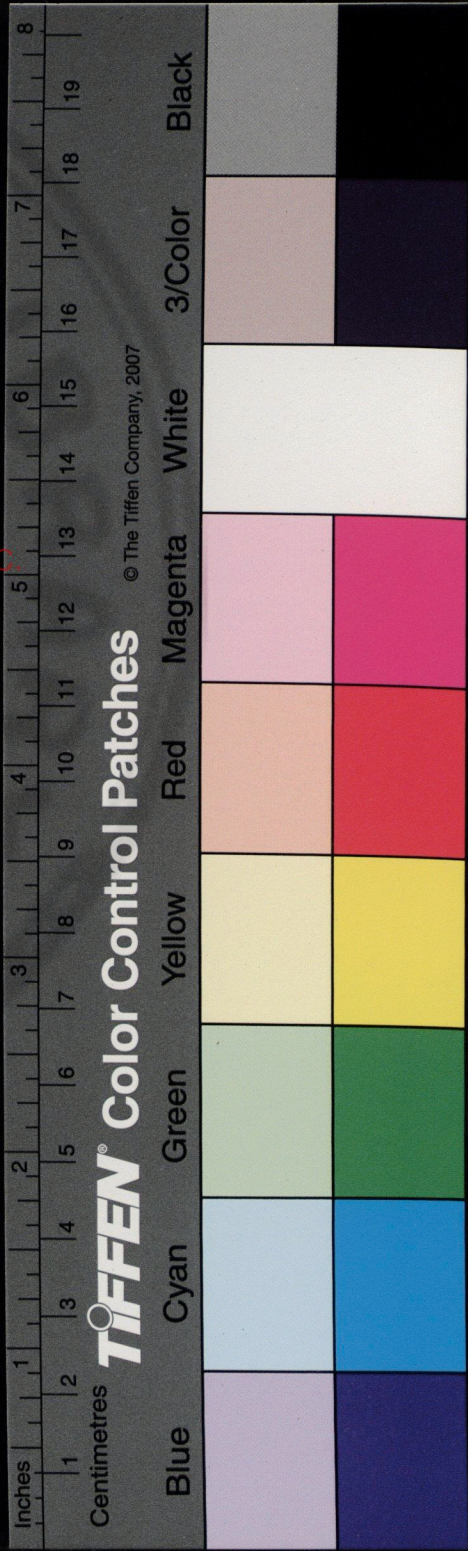
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弃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  
使者既清必丞貯以行初因遮觀則以手搯之此物芳脆易損必  
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賚之

弘農楊牢幼孤六歲時就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碁次  
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為主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叉手詠曰魁形  
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窻中月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  
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情急累居幕府  
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蟆欲喫月保護  
長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若不卷誰道中  
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認昧  
服藥而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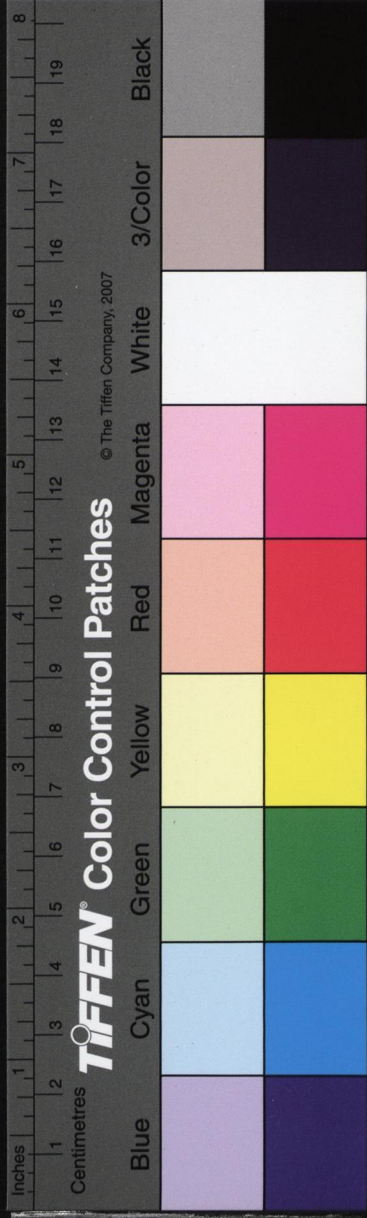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勸於朝堂立  
語李暉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  
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  
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歎曰此小兒獠  
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胡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  
狀胡也

玄宗幸大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近上親加存問受  
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  
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吊卹百姓欣然乞願駐留及車駕過金

橋橋在潞州御路蒙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整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  
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陝右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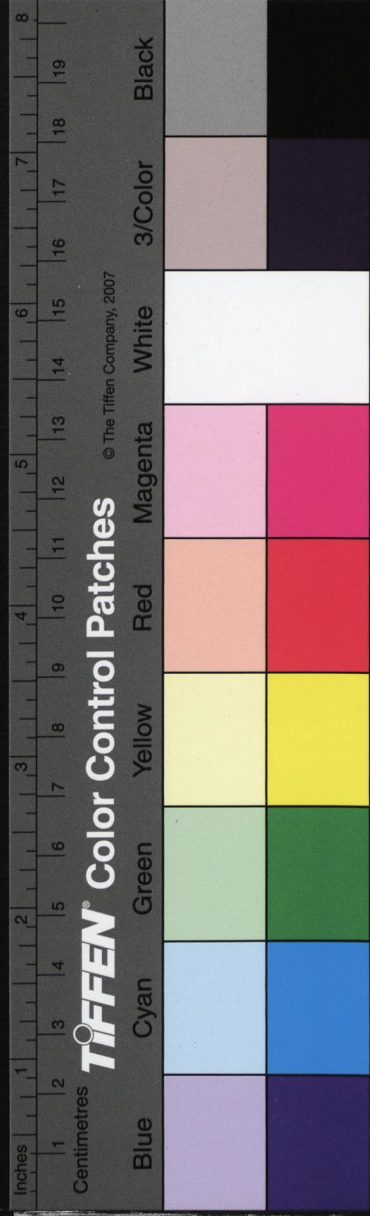
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幙吳道玄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猫猿猪鷄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上為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於朝堂叱武攸暨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玄宗在藩邸時每歲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為具甚備上頷而竒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

配饗

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調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有紫玉笛之說天寶故事常遇二月初詰旦中櫛方畢時雨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將我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毋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雷沉吟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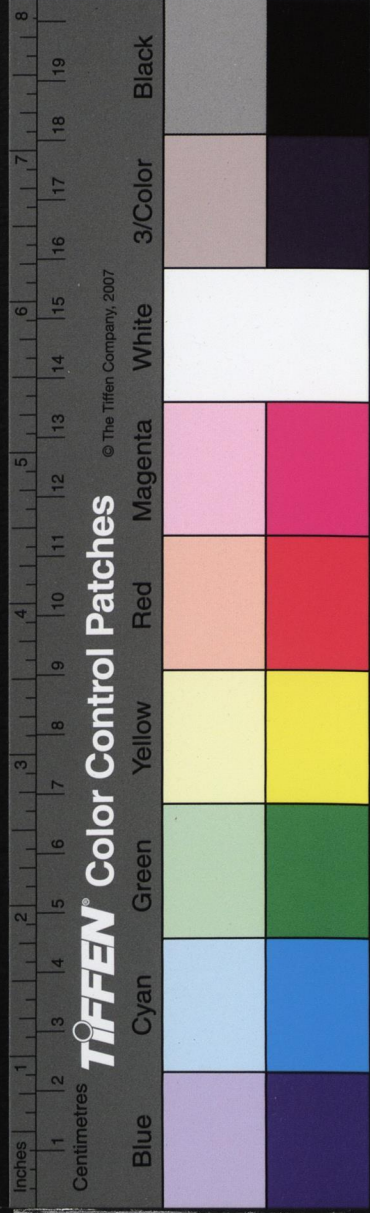
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洒坐內含凍復水屑麻節飲陳體生寒  
標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終及門遺洩狼籍  
逾口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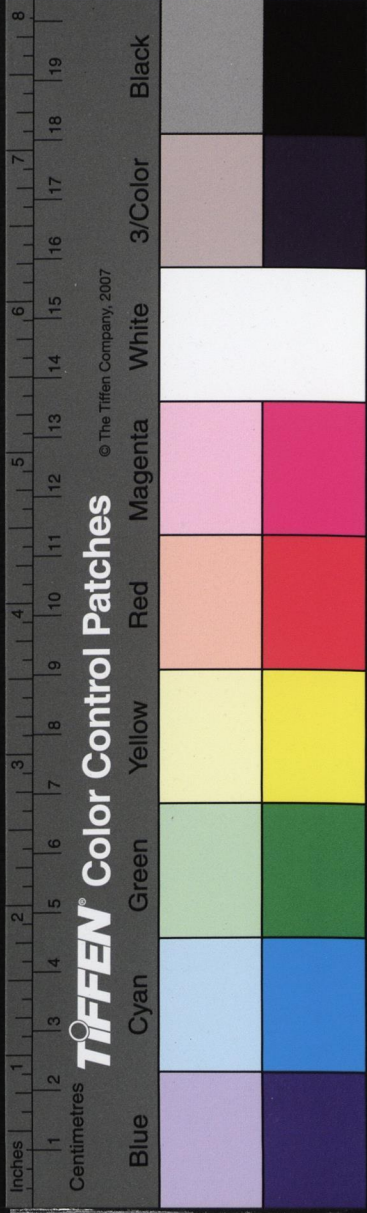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  
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玄宗封太山進決榮旃然河見黑巨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  
自是旃然伏于流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為榮遂名旃  
然左傳楚涉濟于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為寮  
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  
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妾也未嘗慰省其母何

至於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嫖吾  
寢陋枕蓆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弃為汝父離婦焉其母懷咽武  
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  
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  
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待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  
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  
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有  
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擬將禡鬢合坐皆笑房太尉瑄  
亦微有所誤憂悻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出峽李  
太白為蜀道難乃為房杜之危也曰劔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誠非人化為狼與豺杜甫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





無他遊從或謂章仇大夫 璽為陳拾遺雪獄陳子適高侍御適

與王江寧昌齡中寃當時用為義士李翰林作詩朝右聞之疑嚴武

有劉焉一作劉詞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罪遂杖殺後為彝外家報

怨嚴氏雖微顏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或致之高山之上或沉之

大洲之地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

辭曰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匡將遺邑僚以其無知

而止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歸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

又難置于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列假紵衫銀魚外視崇之實

處在散冗其類漸眾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乃署他職

憲宗七歲 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

三天子 德宗大喜

鄭太穆即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傲睨無郡僚之禮

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天中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

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

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湏至矣伏惟賢公息

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石奴

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口海數滴之泉便

為高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湏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

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背書乞買山錢

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

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

鬻婢於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大保愛妾至今尚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巳即強就府署頽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於從事家還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泪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於公座公親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又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來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幌悉為贈歸之物有客自零陵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愁懃好取義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

誠可窺身於無入之地遂以繒帛瞋行首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潘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泪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即延入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史即頽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興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雙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於群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之吹也且





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通相尤怨夜使囚徒為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盡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伶慙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

三曰馬五千四曰錢子濤乘能拔擲角觝之戲翌日於毬場內犒

勞軍老牛筋皮為炙狀臙魁之臙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坐

於地茵大伴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麓莫敢就食獨五千頭

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嗜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城健

胡又令試於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

靡於是獨進五千倉龍等及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城北門常

荷鏢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子營騷動軍府萬悉誅之自此

遂安也

李公既治淮南決吳相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

也狡吏奸豪潛形壘迹然出於獨見察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

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

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

巡官者居鄭圃也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終到客舍不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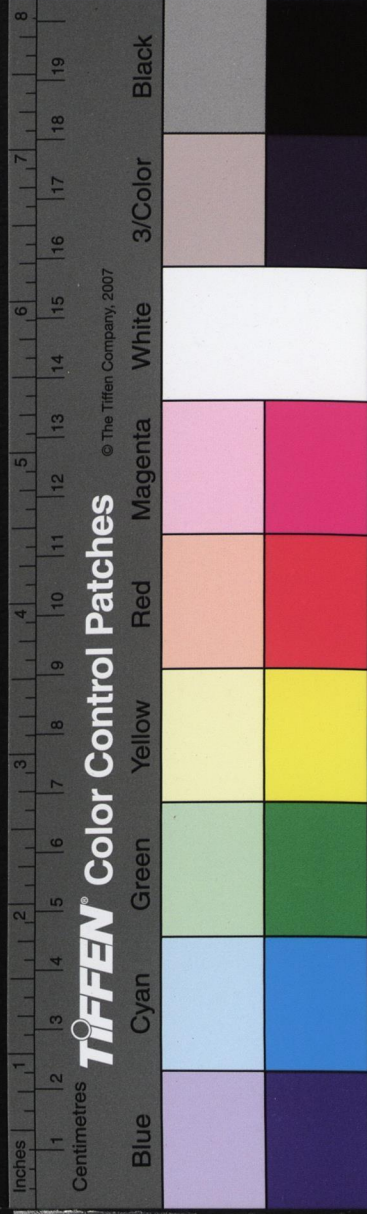
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

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

遼憇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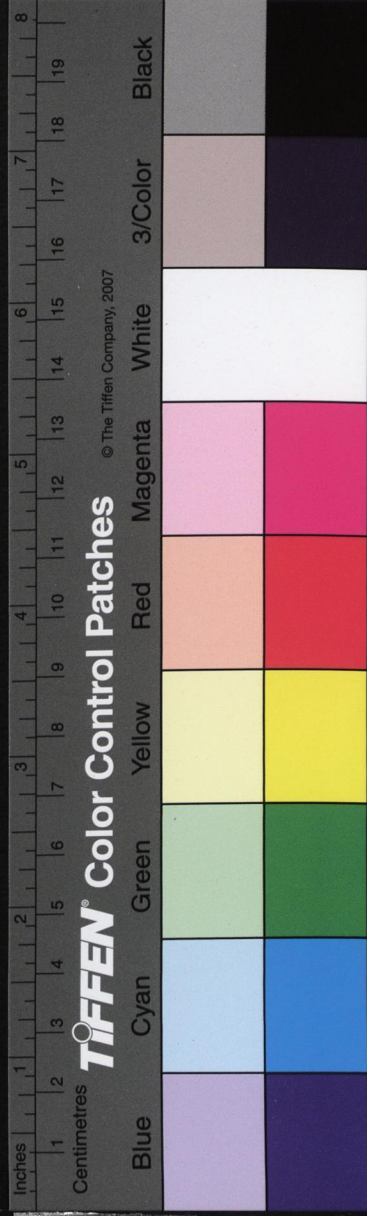
歸鄉里遂糜留服罪咎二十送過秩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

翻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



遜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掬麥乎秀者在下糝糠隨流者不必報  
來自此一言 無踰境者白居易元相詩曰悶勸迺辛酒閑吟短  
李詩且曰辛大丘度性迺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即君即  
丘度之子也來謁丞相問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  
勸疇昔酒閑吟二十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矣凡  
諸官族快辛氏子之能忤 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  
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科錢觀此形骸  
足可傷嗟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 老兵倚恃  
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 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  
卒然故趨事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常以古風求呂化光溫  
謂齊外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

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  
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名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  
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  
到鎮遊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  
犯者遂不怨後為二絕而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  
人生祇緣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  
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  
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  
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  
海內服其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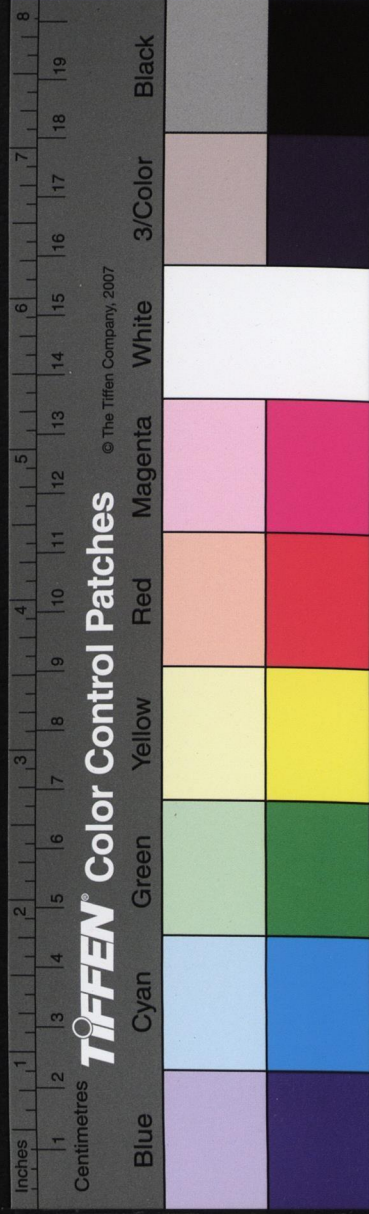
李衛公佐 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於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判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賚家謀來謁不得通於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取即告身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頓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

百步外遂命弓橫縱止披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羗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揅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手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日羗果織

裴相為宣州觀察相謝後未行曲江荷花盛獲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輿接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憇於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奔走而去一席皆觀聞者大笑左右訪於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 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為笑樂及即位裴為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



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楊素有越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頹女未聘從事許當時慕倭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真其選擇謝曰李光頹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壻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城年十一隨父釋之防冬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救龍駒島皆有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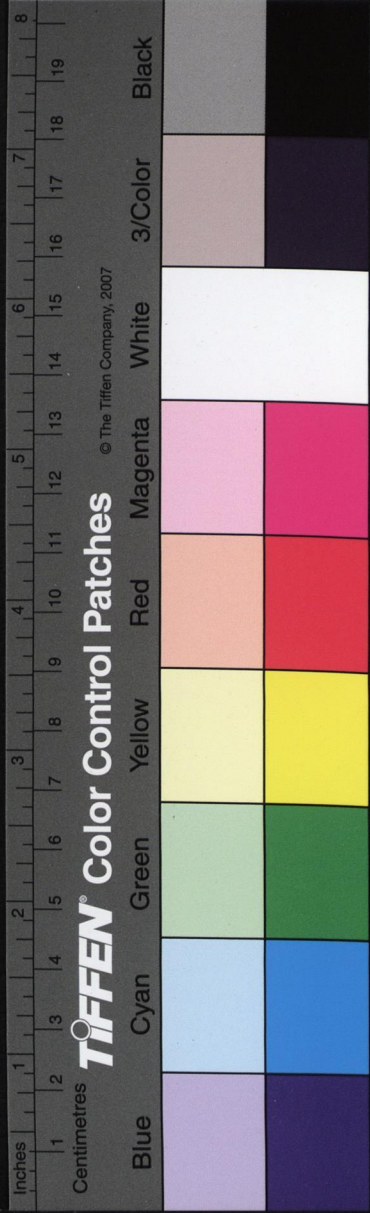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壞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 玄宗嫌其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 玄宗大喜 玄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傑射遵慶二十八仕累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累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授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燕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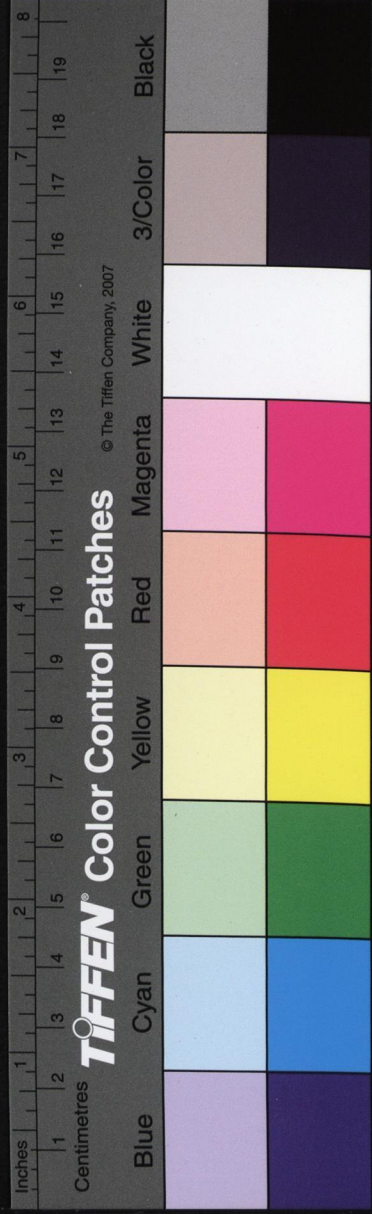


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入惟端坐至夕警察  
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  
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后莫有  
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  
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 中禮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  
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為百官班首自樂  
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  
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劍調

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童罷江夏入朝  
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  
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人也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  
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謂中鵠卒年四十三常  
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常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寬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於慎  
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於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  
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欽衽常  
若對賓旅夏月中欲寢息則顧將軍令下簾或自顧無人即自起  
去簾鈞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  
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為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于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中褻蜀人見必効之後乃剪紵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比至鬻豚之肆見膾豕者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裴氏忍耻之說何莫由斯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宴贈行雲等感恩多詞后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江淮客劉圓常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沆更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

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為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婢奴無老幼量頭為枷自拘於觀察使 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僕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 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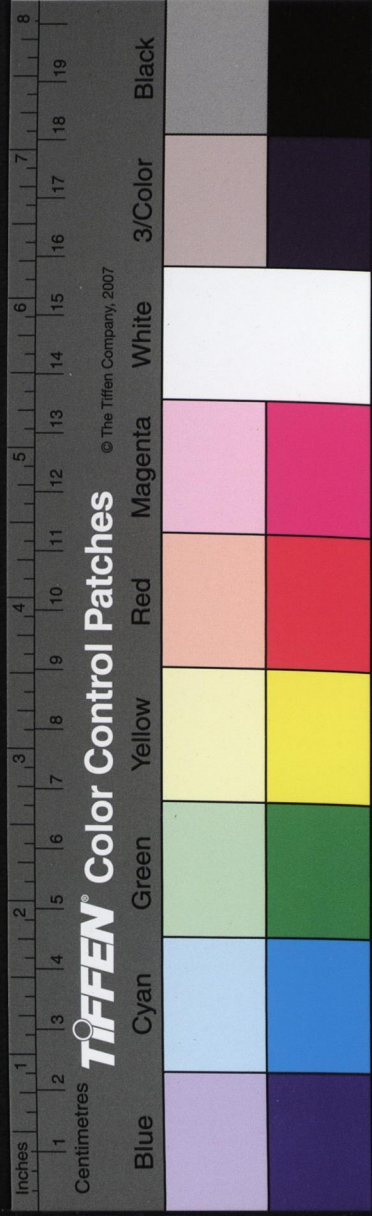
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勅使打毬。聞判官張修至。光弼各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包誼。江淞人。下第遊漢南。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於包侍郎詰之家。初甚驚嘆。及視其名。廼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直。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 企羨

進士張彈。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於道。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盧相曰：「李揆暮老。毋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鄉人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



之說揆曰若道凡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  
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績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澁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  
績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獨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其父子之  
情切如此其年績及第

陞相贊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一尉不伏竟得  
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遠堦流泐泐夾砌樹陰陰 後罷相 在  
假日勅下不謝官又貶為忠州司馬大官降勅日今朝謝但恐私  
忌 亦須出入始了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  
開府陸交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崔

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

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蘓州二人連呼者咬

薛燕許大手李杜姚宋亦曰蘇步蕭李文華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

尉常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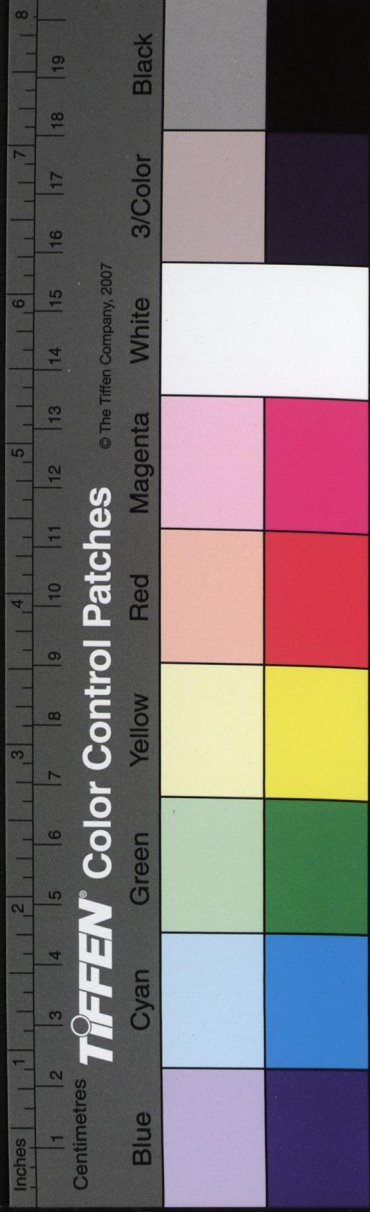
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白元又有羅鈐吉網酷吏員推韋狀能吏又

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  
暮倚朱門從朱汚袍赤公聞之為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為京兆尹韋相貫之為畿甸尉及貫之入為相臯為吏部  
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

韓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





之手歸則別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荊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允八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壽考為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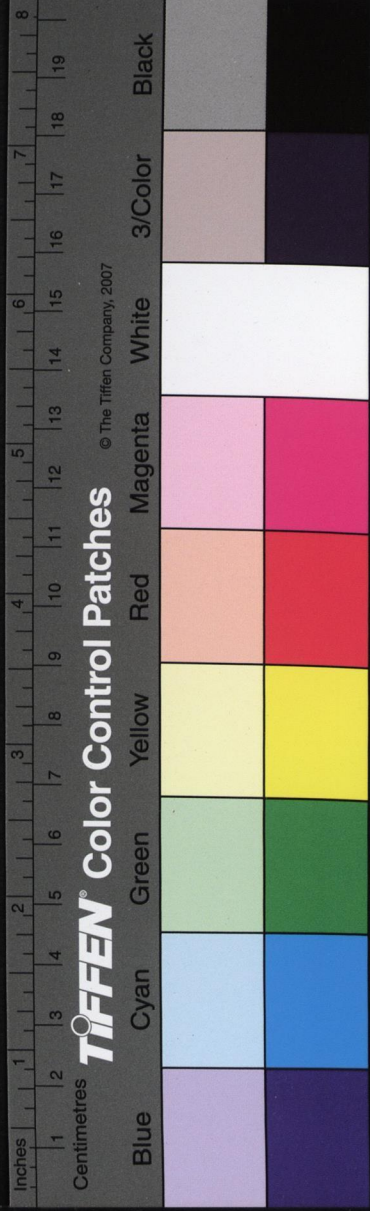
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一席两个 座頭總是李益

李大師逢吉知貢舉榜或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為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為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為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路魏博六節度聽為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  
謁持刺稱百姓歡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  
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

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  
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傳洪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  
時稱 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舊  
鄉籍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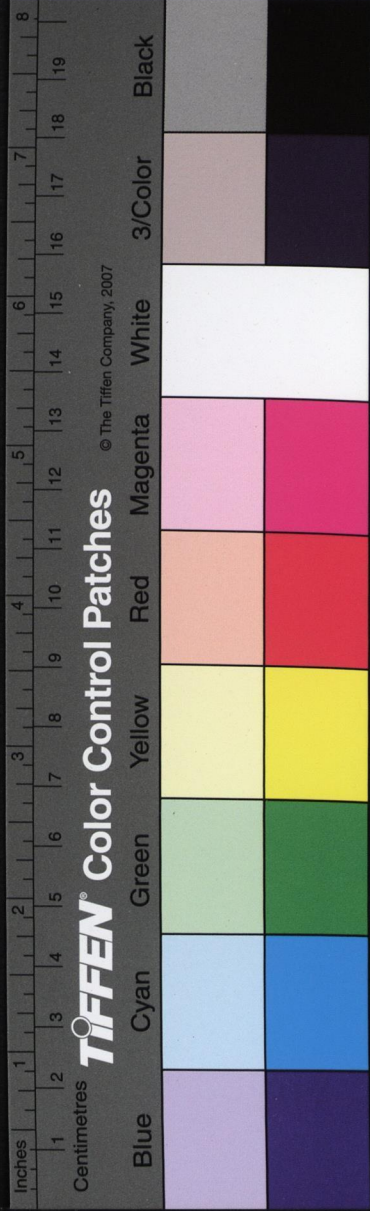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 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  
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  
與姪之女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况也

李相石叟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度

### 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音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子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  
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  
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以  
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  
紇于公崔相群門生也紇于及第時於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  
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  
目八人勅頭孫河南數先於鴈門公為丞紇于封鴈 門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后常戚戚不樂事稍間則必有歎息之音會辛  
三殿東亭見橫節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



也命內臣懸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問衣冠子女為新婦扶出來田舍麴麴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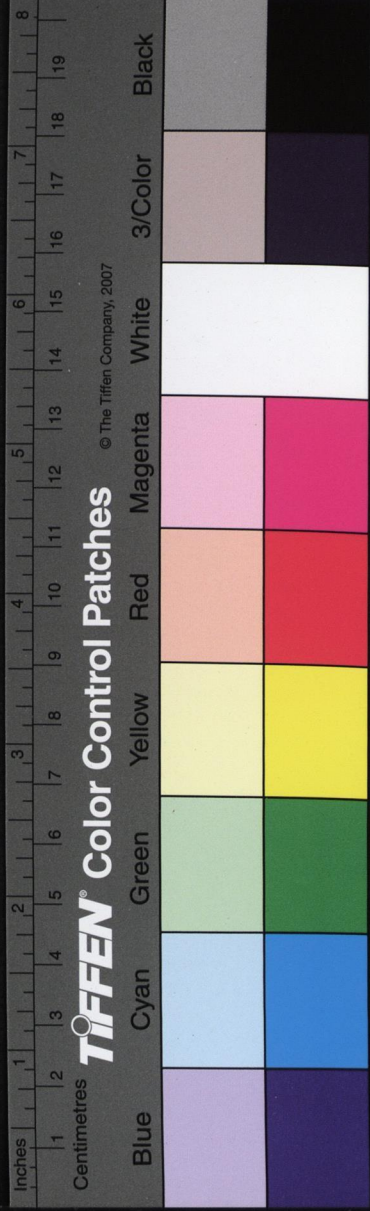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

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於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於聖朝勅封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為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為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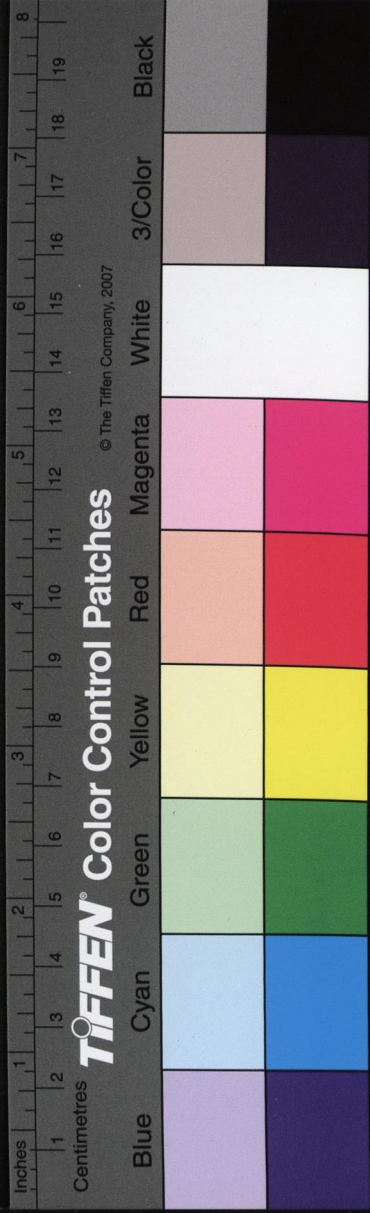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敢為萬年令  
同年有起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  
某與賢座主同年謂彬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  
賓客馮尚書審則又彬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張不  
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五府交辟江西李中丞疑東川李相  
回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  
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岳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  
步拜禮至山下仰望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  
而至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  
人語為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勳寇歷陽雍奔  
城奔浙西為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  
乙科當時號為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  
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為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為首咸通中李都為  
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強  
侵為憲卒不取焉涓屈欲見取其黨皆避之

瑯琊王氏與太原皆同出於周瑯琊之族世貴號鐘頭王氏太原子  
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釵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  
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  
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  
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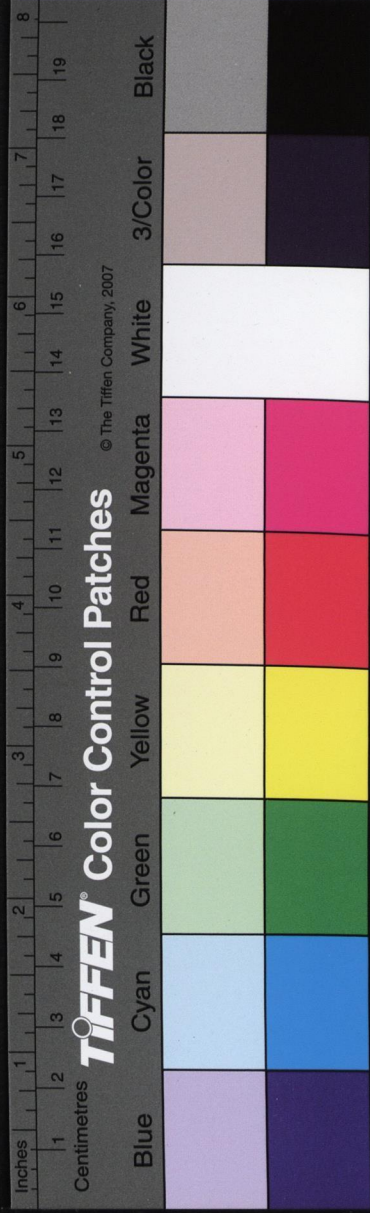
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  
縣崔氏夢捧八寶以獻勅改名馬程之姊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  
乃姑臧小房也判盜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堯卿蔚以為得人竟  
亂筦擢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為其  
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為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  
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寶應諸院取一娣姪嫁之其後  
讓能貴為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  
場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  
中又曰魯紹環篆識即合通又曰鄭楊段薛久手可熟又有薄徒  
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賦之後有瓌值韋羅甲宣日

聖值都雍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  
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之選若劉曄任  
江泊李巖士蔡鏡秦輔王之徒鏡與巖七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  
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顓竇紉蕭翮極有時稱為後  
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  
鄭延昌相公為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于墓側相傳  
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  
常成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御隲同在李相石峯陽幕中鉉自下迨入不  
二年拜丞相隲時在幕為李相草賀書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



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杜佑佐權德輿幕李珣佐牛僧孺與使主同為相  
鄭裔綽為浙東觀察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主同姓聯名者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錄事談銖為饒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為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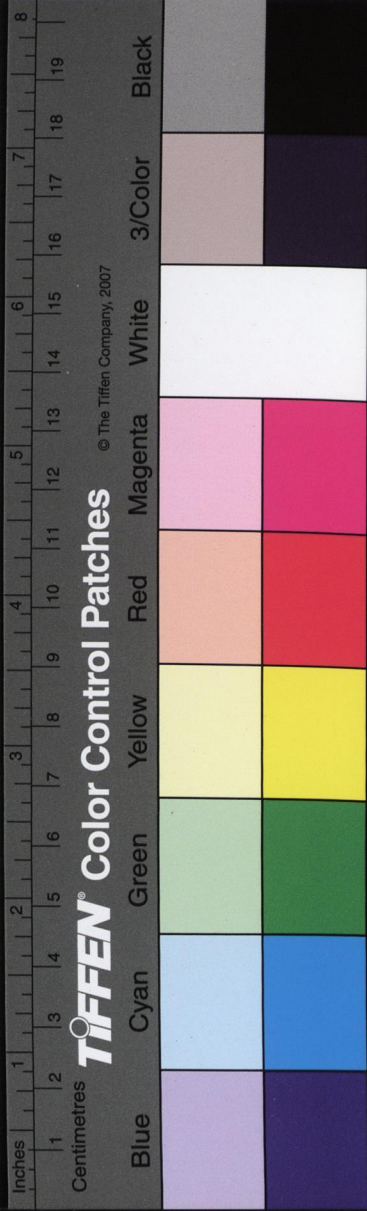
蘓員外粹與母弟冲俱鄭都尉顯門生後粹為東陽守冲為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携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勉方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

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為字皆聯子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韋都尉保衡嘗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為閣長都尉欲以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携在中書以為耻廣明元年乃追陝州盧渥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韋昭度侍郎於蜀代之放十二人

關中貞元已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第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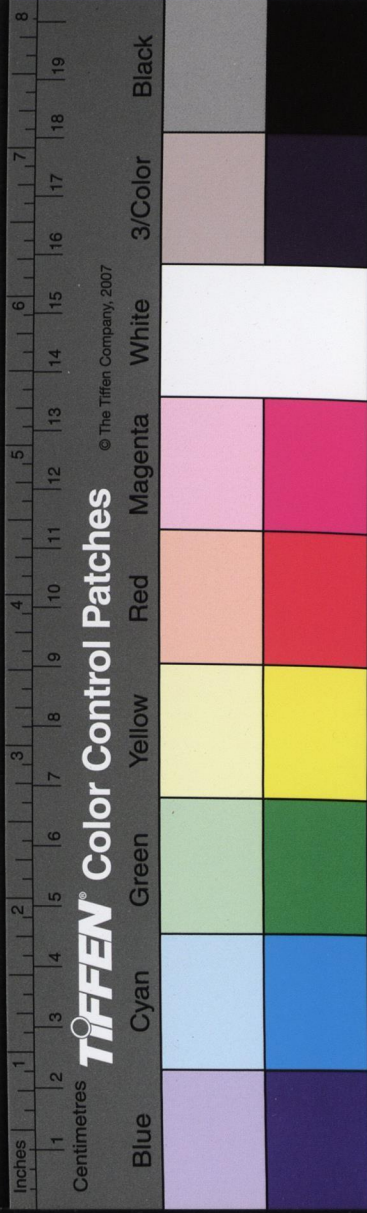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常凌晨入朝循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州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及此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

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鷓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鷓其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詳鷓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恚且欲泣下於是勅畫妝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尚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特情

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於前未嘗少悅往往瞠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於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誦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詞聲態



宛轉出罷錫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  
敗因入此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為其所薄及登第榮顯掌鹽鐵三十  
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  
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常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寺昇眺追感者久之  
杜幽公喪公主進狀請落駙馬都尉云臣每見官衙有駙馬字懷感  
難勝

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  
之感會堂兄兼為潞府判官鞠獄於私第有婦辯對見羔出入  
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  
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  
烟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  
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孺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壟  
遂得歸葬

軋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真白鍊丹所也鑑迹猶在後佛舍有僧名  
彥範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  
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召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  
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携壺至者  
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嘗云茶為鹿所  
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為運石共成稜兵部贖事之取謹



嘗得美酒密以小甕壺置於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者  
尚飲否彥範笑而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 與剖片  
與肯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

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  
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  
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  
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  
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將舍私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蔣田天資  
高峻虛心待物不為表飾已侍郎渭楊侍郎馮觀察湖南皆師事  
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也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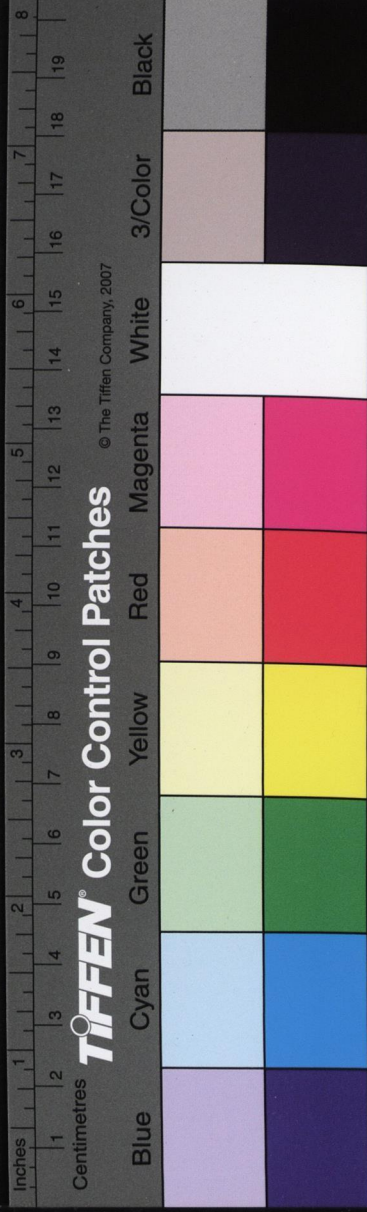
已迎之良逸蓬髮而弊衣欣然就舉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  
居岳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  
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  
持一疋絹繻來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或不介意楊馮嘗迎至潭  
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衡門即於  
門外坐輓塔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  
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郎不久即歸  
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吏良逸未嘗于人人至亦不送不記  
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即中溫為衡州刺史因祭嶽  
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床撫其背曰你是  
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先生亦不止其直率如此良逸母

寺中皆呼良逸為小師良逸常口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  
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  
告媪媪曰毋恠應是小師使致柴耳

蔣君含弘有操尚時人以為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兄事良逸含  
弘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  
云於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弘曰吾居此庇渠已多  
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含弘聞之曰吾  
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焚之後不復留  
意及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弘而道業不及也歐陽曾一  
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召說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  
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弘次年卒桐栢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

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汗蔣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  
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為商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蓋婺州有乾後乾輔時  
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為傳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叙盧尚書  
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高洛既  
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  
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裳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  
舡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甌而炊  
舡角僕烹魚煮鮮汧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  
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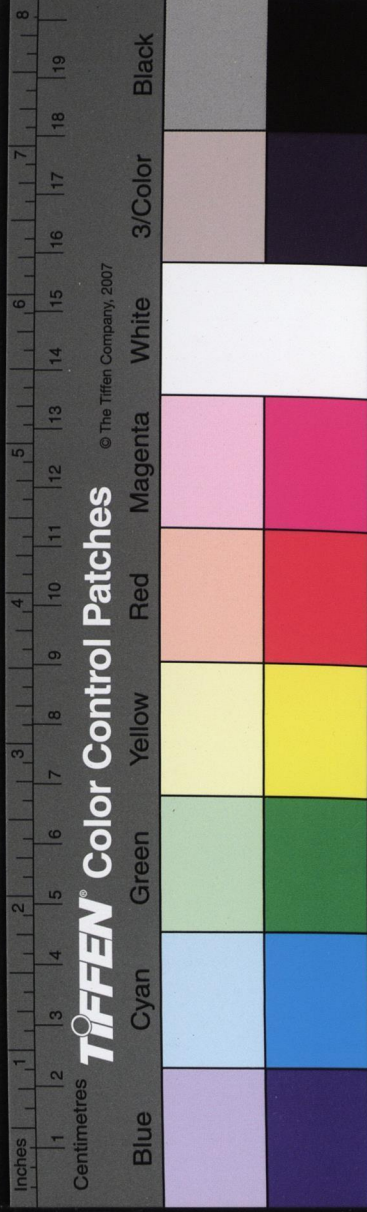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后兩京亂竟不罹禍  
李尚書褻晚年脩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召為吳興次子召為常州當時榮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眉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清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

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為詩友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方干詩名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詩葦近賞 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教方干之所作也詩在模範中爾安竒意精誠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還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尚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琅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為鰲叟酒徒呼為漫郎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榮陽人郭揖率有力者每鄉為一大墓



以葬弃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廬藏用之甥不仕鄉里  
號為雲居先生

竟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子弟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  
物不盡其妙最晚茶鞏縣為窳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  
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学翁  
貞元末卒

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  
令百計取之乃下

賢媛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綰居關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  
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高祖乃煬帝文人煬帝以圖識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  
會煬帝自上呼為阿婆面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  
方說帝曰某為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為言  
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  
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脩  
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來歸  
羞味進於堂上頌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為相表弟  
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

